

哲学研究:生态危机本质研究

编者按:马克思开创性地把生态学思想纳入到对人本质的基本规定中,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性视为人的本真存在形态。然而,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欲望支配世界”的现代性后果之一便是生态危机的产生。而实质上,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它导源于人性当中追求财富“欲望”的激活、充盈和非理性冲动。而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来看,当前人类在以追求财富欲望为基始的批判反思坐标系中,“经济理性”、“科技理性”和“消费暴力”构成了三个不同的批判向度。因此,在当今世界,如何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何协调“经济理性”、“科技理性”和“消费暴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科学精神中融入伦理道德精神以破除科技主宰人性的局面以及如何破解由经济理性作为现代社会运转动力而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异化等问题,便成为了当今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学等学科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为此,本刊组织了以下两篇文章,从哲学的不同角度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本质问题。

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态本质

韩秀景*

〔摘要〕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并掀起一场人学思想上的革命,不仅仅是因为他所论证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因为其开创性地把生态学思想纳入到对人本质的基本规定中,即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性视为人的本真存在形态。正是人同自然界完成本质的统一,才能将人从异化存在中拯救出来,进而使自然界得以真正的复活,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得以真正实现。因此在当下中国,深刻领悟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态内涵并以此为指导来构建化解生态危机的具体路径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关键词〕 马克思;人学思想;生态本质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作是马克思对人的本真性规定,认为马克思所谓的人性或人的本质是社会性,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侧重于社会学。然而,笔者却以为此乃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一个误解。马克思在

*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10023。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ZXA001)、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江苏省生态文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研究成果。

费尔巴哈提纲中仅仅是针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思想,才提出了“社会人”的思想,因而关于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并不能代表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全部。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中,人的生态属性,或者说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人学思想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是马克思人学的基础性内容。因此,在当下中国,澄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态本质,不仅有助于认识人的完整性,同时还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人的基本规定性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出发点是劳动,即劳动创造了人,人在劳动活动中并通过劳动生成为人。如马克思所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①恩格斯则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定劳动创造了人,这是众所周知的观点,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劳动到底怎样创造了人?其中的机制、机理是什么?马克思对此没有做出详尽的说明,恩格斯则指认了劳动创造了人手,劳动创造了语言,劳动创造了人脑,劳动创造了进行劳动的工具。然而我们注意到,恩格斯所指认的这些“人”的本质的特征更多是一种体质性的,而非哲学人类学的,非形而上学性的。也就是说,恩格斯并未从终极关怀的向度真正揭示人的本真性存在。于是,在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就留下了一个未尽的问题:劳动到底是怎样创造了人。

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首先明确一下,人在劳动过程中生成为人的基本路径是什么。当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的时候,并不是说人类一旦进行劳动,就自在的、自发的被创造出来,而是说人在劳动活动过程中必须以某种背景为参照认识自己,证成自己的类本质。人的本质一定要为人自己所认识到,不被人自己认识到的本质不是人的本质。诚如黑格尔所言,人的本质一定是自我意识的,或者说他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但人对自身本质的意识并不能够以自身为参照背景,他必须以自身之外的存在为参照对象,以自身为参照对象认识自身是一个纯粹主观性的事件。某种存在一旦成为人认识自身的参照对象,就与人建立起一定的关系。进而言之,人是在某种关系当中认识自身的。既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那我们就必须分析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人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构成了人类劳动活动的真实境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直接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关系,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在形而下层面认识具体的自然之物,并将所认识的自然之物变成为我之物,使其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第二是在形而上层面理解自然界本身之所是,并通过所理解的自然界反观自照自身,以确定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一种劳动组织关系,即人类需要组织起来以“群”的形式实现劳动的目的。在这三种关系当中,人与自然的形而下关系决定了其中的人只能是生物性的人,与动物的存在无异。无论人们怎样讴歌他所创造的产品,也无论这些产品如何能够满足人的物质幸福,只要把改造自然界看作是维持人的肉体存在,就使人陷入动物界而不得超生。在人与自然的形而上的关系中,其中的人代表的是人类整体,这个整体并不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概念,而是“质”的概念,亦指人类的自我意识,人性,或人的本质。当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在劳动活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374页。

中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出来,创造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时,这种创造人本质的劳动活动应该指认的是人与自然的形而上的关系。因为人只有以自然界为参照对象,与整个动物界做比较,才能将作为“类本质”的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性和人的本质只有在与动物做比较中才能得以确认。人与人关系中的人往往指认的是个人或群体,人与人的关系表示的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而不是类的关系。在人与人关系中所确证的人的本性,也只能是人的个性、群体性、阶级性,而不能是整个人类的本性。由于人与人的关系不能蕴含和容纳人的类关系,因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可能生成人的类本质。当然,马克思也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有对自然的关系。但是,当我们明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时,也就明确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真正含义,即人与人的关系规定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形而下的关系,而不是规定制约人与自然的形而上的关系。通过对劳动中所形成的三种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回答,劳动到底是怎样创造了人这一问题,那就是人在劳动过程中通过理解自然界而认识自己,或者说以自然界为镜而反观自我。

从劳动过程的直观形态来看,劳动是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人类并不满足于劳动对生活资料的生产,他还需要通过劳动反思自己的存在,领悟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和不同于动物的存在价值。人类通过劳动反思自我,只能是以自然为参照对象而反观自照自身,如此才能确认自己在自然世界中的身份和本质。如果我们仔细梳理西方哲学史上对人性认识的各种观点,不难发现在对人性的认识中自然世界作为参照对象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如古希腊人将自然世界比喻为大宇宙,将人视为小宇宙,认为自然宇宙是神圣的,有灵魂、有理智的,人的本质只不过是自然灵魂的分有,因而人必须要敬畏自然。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将人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但上帝纯粹是人格化的自然本身罢了,如中世纪神父爱留根纳就将自然与上帝等同起来。历史的脚步迈进近现代社会后,人们仍然是以自然为参照对象认识人本身,并将人视为自然世界的征服者和自然世界的主人。马克思坚决反对这些观点,因为它们所建构起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奴关系,人要么屈从于自然界,要么统治自然界。然而,无论是人屈从于自然界,还是人支配于自然界,都是人的不真存在。

在马克思视域中,人既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亦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的生态性存在。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是马克思对人本身的真实写照,也是马克思设定的人之为人存在的根本性条件。如马克思表明,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形象地指证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马克思还明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②。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自然主义、什么是人道主义,但众所周知的是,自然主义是把自然作为本体和主人,把人作为配角和奴隶;人道主义是把人作为本体和主人,把自然作为配角和奴隶。马克思认为这是以往阶级社会对人本身和对自然本身根本性误识,其本身是不公正、不平等的,所以在他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定要超越这种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结构,达成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马克思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用的是“=”号(等于,等同),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既非统一于自然主义,亦非统一于人道主义,而是统一于它们相等的自身。在马克思人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存在关系,是公平正义的关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根本解构了谁为主、谁为奴;谁为中心,谁为边缘的等级秩序结构,再现了人的真实性和自然的真实性,使对人本质的研究步入了生态学正轨。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

马克思的人学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因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以劳动为中介完成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亦为人的实践活动,也是人本质的对象化活动。经过劳动活动,人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①然而,在马克思的观念中,自然界的人化同人本身自然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自然界的人化活动,也就必然有人本身自然化的过程。“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②自然界的人化是人的本质进入到自然界之中,使自然界向人生成;人本身的自然化则是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人的自我意识,人向自然生成。但是,人要想使自然界真正的人化,达成自然向人生成的目的,人本身必须先进行自然化,向自然生成为人。人本质不先行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人要设定对象必须先行被对象设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主体正是在其本质中丧失了对对象性的东西,因而他的劳动就只能是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劳动,完全异化的劳动。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学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内涵,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精髓是:生态性是人本质的基本规定性。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超越了以往的一切人学。

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自然界复活的基础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还没有充分得以显现,环境问题尚未成为马克思关注的中心。但是,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时已经先见之明且隐喻地预示了生态危机的必然来临,并指认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马克思的这一先见之明是:人与自然分裂意味着人之死,人之死必然导致自然之死,这是生态危机发生的先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宣告了人之复活,而随着人之复活自然界也必然得以真正复活,人的解放是自然解放的先决条件。

早年马克思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是指认了资本主义劳动属于异化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的出发点是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工人创造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反过来却受劳动产品的统治与支配,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也视为人同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因为自然界是工人劳动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产品的生产源于对自然界的加工改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在异化劳动中自然界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物,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纯粹手段。“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③当自然界变成赤裸裸的生活资料,人对自然界的加工改造的实践活动随即沦落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活动,这与动物的捕食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于是,马克思由此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人本质的异化,即人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本质,把自然界视为谋生的对象,将劳动本身看作是谋生的活动。在马克思的视域里,劳动活动并不是单纯的谋生活动,它还是对人本质的证成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④。可是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5页。

③[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3页。

④[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页。

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目的一旦变为手段,人就像动物那样把自己的本质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起来,结果“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人的类本质由此也就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人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人就成为非人。人成为非人,作为人的人也就宣告了死亡。

人之死的这一结果运用到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上就呈现为自然之死。在马克思的观念中,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和人的对象性存在,具有活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即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但是人在异化劳动中沦落成为满足吃喝的动物,自然界便不可避免地沦落成为满足吃喝的对象。当大自然被人们仅仅视为谋求肉体生存的物质手段,即纯粹的死一般物时,它不仅在人类观念中被宣判了死刑,并在人类实践活动上造成自然界的危机性死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便是:随着人本质的异化和人之死,人的眼睛不再属于“人”,而变成物欲的眼睛;人的耳朵不再是“人”的耳朵,而成为物欲的耳朵;人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仅仅是自然界的物质效用性。人与自然的本质性关系变成赤裸裸的生存关系,人们便会努力占有自然,把自然看作是自己的私有物,根本领悟不到自然的丰富性、历史性和人性。“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①在这种生存效用性的支配下,人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都被局限在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内,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②这就是说,在人的本真存在发生异化之后,自然界由此不再神圣,人类对自然界也不再心存敬重。向自然界进军,向自然界宣战,努力把一切自然资源都加工改造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的资料,单纯的享有自然界,使人类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便成为异化人追求的终极目的。人沦落为动物将比动物更加动物化。动物的需要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动物的需要一旦获得满足便无所追求和无所事事,人的欲望满足后会立即让位于一个新的、更大的欲望。人的欲望的无限贪婪性质,驱使人类无休无止地掠夺自然界,恨不得将整个地球挠出血来。所以,人之死必然造成现代人对自然界的无情掠夺和毁灭性的破坏,人之死才是自然之死的根本性原因,而自然之死是生态危机发生的先兆和象征。

既然人之死是自然之死的根源,那么拯救自然必须先拯救人,使人得以复活。而人要复活,向合乎人性的生态人复归,在马克思看来,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构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性只有在一种道德合理和社会正当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得以保证和实现。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③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运思逻辑: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实现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意味着人之为人的本质复归于人,人从此由非人转化成为合乎人性的人。而合乎人性的人是完成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的人,是与自然界达成内在一致的人,是与自然界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人。人获得了自己的人之为

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5页。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7页。

③[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

人的存在本质,人便由死而得以复活。

人是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主体,现实自然界是人本质的对象化,因此实践主体的本质如何,自然界也就被改造的如何。人之死必然导致自然之死,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自然界也必然随之向着合乎生命的本性复活,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得到真正的解决。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当作自然界由死而复活的必由之路。人之复活之所以能够导致自然的复活,是因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合为一体,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自然界的生态和谐性就必然成为人存在的根本性象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就势必成为人不得不担当的道德义务,人必然按照“天之大德曰生”的方式作用于自然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当人在实践上按照人的方式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自然界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联系,人的需要和享受便失去了纯粹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则失去了纯粹的物质有用性,它的效用由此便升华为表征和确证人自身本质的效用。也就是说,人成为真正的人,自然界才能真正显示人的真实性。真正的人如果是与自然和谐的人,自然界必然被改造成为和谐的自然界;真正的人如果是真善美之人,自然界必然被改造成为真的自然界、善的自然界、美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真善美是人性真善美的外部现实。

三、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物质变换的必要条件

前苏联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达的思想属于不成熟的思想,而在相同的经济学哲学著作《资本论》中所表达的思想则是成熟的思想。然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取了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相同手法,即从人与商品的关系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分裂状态,人存在的异化状态和资本主义生产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最终认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需在人与自然的统一基础上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可见,人性的生态属性在晚年的马克思那里仍然占据着基础性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篇便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由于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交换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普遍化形式,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商品是人类通过劳动加工自然界的結果,商品所形成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人类一般劳动的耗费。由于商品是必须拿到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因而商品本身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还拥有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追求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以使用价值为中介实现的市场交换价值。正是从市场上能够获得的交换价值大于资本家所投资的全部成本,于是就给资本家赢得了利润,而利润的根本来源恰恰是工人耗费劳动力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商品直接是一种物品,然而在商品物相的背后却隐藏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从而造成商品本身的一种神秘性质,似乎它具有操控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马克思把商品所具有的这种神秘属性比喻为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

^①[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83 页。

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卢卡奇,在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物化现象,即人被商品之物所操控,商品成为了人的灵魂。“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②卢卡奇认为,人的这种物化情况既可以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可以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在主观方面是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被客体化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在卢卡奇提出人的物化问题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未面世,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之后,人们发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极为相似,因而使卢卡奇的名声大噪。卢卡奇确实切中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马克思指认商品拜物教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必然导致劳动本身的异化和人本身的异化。商品和资本本身就是劳动活动的现实异化,没有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劳动活动就没有产品和资本,因而劳动本身的异化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本身的异化表现在工人身上,使工人作为劳动力成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表现在资本家身上,资本家则成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扭曲了人与自然的本真性关系,结果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生态后果,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中断,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马克思对劳动活动性质的一种基本规定,它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概念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③这种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永恒的自然条件,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并且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使“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④马克思还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⑤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即人从自然界中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材料,经过人类使用之后所形成的废弃物能够回到自然界中去,被自然界所还原、吸收和利用,因而马克思所谓的物质变换的劳动属于生态属性的劳动。用当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的话说,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具有特定的生态意义,可以将其看作是早期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延续。可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或物质循环无法得以完成,从土地中出来的东西不能再回到土地中去,从而破坏了土地的持久肥力。用当今环境哲学的术语表示,即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破坏了自然环境本身存在的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8—89页。

②[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7页。

③[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1—202页。

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16页。

⑤[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52页。

条件,使生态危机成为当代人不得不吞食的苦果。

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导致劳动本身的异化、人本身的异化和物质变换本身的破坏,马克思同样要求彻底解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劳动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彻底解放;同样是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作为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基础,作为拯救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马克思在这里提出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表明人性或人的本质对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具有引领作用。因为人是进行物质变换活动的主体,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对自身认识的真实程度进行物质变换的活动,劳动活动始终是人本质的对象化。从这一逻辑顺序来看,人类本性必然先在于物质变换,拥有真实的人类本性才能进行真实的物质变换活动。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本性”呢?毫无疑问,马克思所谓的人类本性应当蕴含着生态内涵,否则就不可能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知道,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在这种分裂和对立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异化的现实: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中断。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判断,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扬弃人的异化,使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生成,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的裂缝,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达成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前瞻性地认识到人的应当存在形态。虽然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没有用文字明确描述人的生态属性,但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生态规定。当我们合理确认马克思所谓的“人类本性”是指人的生态本性时,物质变换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化,就必然要合乎人类本性,无愧于人类本性。如此,才能指引人们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克服物质变换的中断,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真正得以实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与自然分裂和敌对的人是不可能进行和完成生态属性的物质变换的劳动,除非他是一个与自然和解的人。

(责任编辑:杨嵘均)

Ecological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HAN Xiu-jing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can surpass any thought in any previous period in history and start a revolution in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lies not only in his argument that man is the sum total of social relations, but also in his creative attempts to integrate ecological ideas into the basic rules of human nature. He regards the essential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s the existing form of human nature. It is due to this unity that man can be saved from alienation, thus bringing about a real resurgence of the natural world, which enables th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ence, it is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urgency to grasp the ecological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ake it as a guiding rule to build the concrete path so as to re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present-day China.

Key words: Marx; theory of human nature; ecological essence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7页。